

原型批评视角下文学作品中的月亮意象探析

——以《月牙儿》《金锁记》《杀夫》为例

李以泓

西藏大学文学院，西藏，拉萨，850000

摘要：自古以来，月亮的象征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迹可循，现代人面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月亮或清冷或皎洁的原型性象征在作家的作品中反复被书写。在特定的情境下，自然界月亮的变幻性和象征作用激发了作家心中由来已久的集体无意识，月亮具有的这种变化莫测的神秘色彩，被作家应用到其作品的创作中。论文分别选取了老舍的《月牙儿》、张爱玲的《金锁记》、李昂的《杀夫》三篇中篇小说作为支撑文本，通过阅读作品并借助原型批评理论来解读三篇小说中的月亮意象。

关键词：原型批评；月亮；意象；悲情女性

一、月亮意象的原型探源及其变异

月亮作为一种自然物象转变为原型性意象，其历史形成过程是漫长的，它是人类无数次对月亮的心灵感悟转化成的一种心理积淀，最终使人类对月亮具有了普遍一致性的认知体验：或皎洁无暇代表人性品格的美好；或凄清寒冷体现月光倾泻下虚伪、罪恶的人性世界；或恒久不变象征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

在漫长的理论研究中似乎已形成这样的共识即意象是原型的重要载体，它是原型内容的直接反映，弗莱认为原型最重要的载体是神话，因而神话是意象最原始的表现形式。纵观各国的文化历史可以知道神话是现存人类最早的文化符号，因此，通过考察各国的神话就“可以了解一个民族最浓厚的文化心态”^[1]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积淀的“月亮”这一意象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一，在中国古代月亮作为文人墨客的赞美对象，寄托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万千情结。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日月并举，关注其实用性到三国魏晋时期延续了先秦两汉时期日月并举的特点，不过淡化了其计时、明亮的实用性功能，更加明确了借月亮抒发自己情感的这一层功能，同时在这一时期月亮这一物象被缩小化了，不是像以前那样提及日月就联想到宏伟、神秘等，仅是将其作为自然中的一处景物来进行描写。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激烈碰撞，造成了这个时期独特的文化现象。涉月诗的改变当然也不能缺席。这个时期对月亮的描写，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明月”“皓月”之类的称呼，出现了“新月”、“素月”、“孤月”等各种形态、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月亮的新的表述。特别是南朝时期的月亮所代表的情感也开始固化，寓意有了扩展，情感也开始渗透。唐朝时期月亮意象彻底成熟、无所不包，前代继承下来的丰厚的文化遗产在唐代得到了发扬与创新，诗歌中的月亮意象也此时在唐诗的每一种题材之中即边塞、送别、羁旅、闺怨、悼亡、隐逸、

咏史怀古、哲理思考、禅悦幽趣、宴饮等题材中都有大量的出现，同时，其承载的情感更是深沉博大、韵味深长。诗歌中月意象在唐朝与前代比较突破性的发展，一是诗人们开始通过月亮启迪人们对于宇宙、人生、历史的思索与领悟；二是诗人们开始将月拟人化，赋予月亮以人的情感。

其二，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中国，月亮意象在结合传统的同时，融合了西方的写法，创造出新的内涵，月亮意象展现人性的一面逐渐被强化，更加强调的是“以人中心”，成为一种刻画人性的工具。

二、伤感清冷之月——从《月牙儿》到《杀夫》

月亮作为文学传统中经久不衰的母体，它从客观物象到文学意象，投射入民族文化和心理，完成了女性角色的代入及悲情内涵的延伸。《月牙儿》（老舍）和《杀夫》（李昂）两部作品的创作年代相隔四十几年，但在两部作品中作者们同时选择了月亮这一意象来推进小说情节的发展，也是对月亮的清冷原型性象征的运用。

《月牙儿》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对母女先后被生活所迫最终堕落沦为暗娼的悲惨故事，小说以黑夜中的月牙儿为线索，贯穿了母女二人凄惨的一生，而父亲的早逝可以说是母女二人生活中一切不幸的开始，就像书中描写的“那第一次，带着寒气的月牙儿确是带着寒气。它第一次在我的云中是酸苦，它那一点点微弱的浅金光儿照着我的泪……妈妈的眼泪，爸爸的病，我独自在台阶上看着月牙儿没人招呼我，没人顾得给我作晚饭。”在一个男权社会，男人就是主要的劳动力，如今家中顶梁柱的去世也给了母女二人沉重的打击，因此，那闪着微弱浅金光儿、冒着寒气的“月牙儿”此时出现在了父亲病逝的晚上，既表达了“我”对于父亲离世的伤痛，也预示了母女二人日后生活的转折。从幼年丧父到生活窘迫以典当东西度日，再到母亲选

择再嫁，直至最后母女二人迫于生计双双沉沦，逃离不出暗娼生活的困境全都被收进那一弯“月牙儿”的凝视里，是酸苦的、是孤独的、更是无望的。

月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月亮它是活的，具有变化性，月亮如果失去了变幻性，那么它作为月亮的意义也就终结了。无独有偶，在老舍发表《月牙儿》的40年后，李昂的《杀夫》诞生。《杀夫》中的月亮所承载的无论是绝望与解脱，还是理想与罪恶，都与月亮的阴晴圆缺一起绵延不绝。小说《杀夫》构思源于李昂1976年赴美时翻阅到的一本《春申旧闻》，这本小册子中记载的都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奇闻轶事，其中一篇《詹周氏杀夫》深深的吸引了她。李昂说：“这段史料很有价值，我把杀夫的背景搬到了台湾鹿港，写出屠夫残忍背后更深层的东西。”^[2]《杀夫》这部小说在当时的台湾一出，轰动一时，褒贬不一，而李昂在台湾文坛也被称为“叛逆的女性”。

《杀夫》主要讲述了鹿城贫穷的农家女林市不幸而令人同情的遭遇，其夫陈江水以杀猪为业，对待妻子以“性虐、殴打、辱骂”为乐，使林市毫无尊严地生活在陈家。如此发展，一次在陈江水完事后，懦弱的林市终于举起了白亮亮的杀猪的大刀，迎着惨白的月光，挥向熟睡的丈夫，而最后自己也被判决监候枪毙的悲剧故事。《杀夫》中作者有意无意地借用月亮这一意象，通过三处关于月光的描写将俩母女悲剧发生的当晚即林母被玷污的那个夜晚、林市被丈夫虐待，天寒地冻之夜在鹿港的街头饥寒交迫以及精神恍惚的林市杀死陈江水的那个夜晚串联了起来，月亮始终伴随着小说中的悲剧女性，甚或是说，全程见证了悲剧命运在几位女性身上高蹈。

在上述两篇小说中不管是不是同样一轮月亮，却见证了一对母女两代人的悲情人生，老舍和李昂选择用“白惨惨的”、“青白的”月亮这一意象作为四位女性悲惨命运的见证者，四位女性的生命就仿佛变幻莫测的月相一样总在不停地在发生着变化，一暗一明中带走了“脏物”，也带走了女子们脸上的光泽与灵魂的彩色。正如作者在文中所提及的一般“这里的月光却是‘很好的’，明亮的月光之下照着的是虚伪的、罪恶的人性世界，一样的月光看得我们越来越心生惶恐，这种极端矛盾的反差对读者的刺激是很大的，更深刻的揭露了社会的本质。”^[3]

三、永恒之月——《金锁记》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世间的这一切瞬息万变，唯有天上这一轮明月超越了一切时间、空间的限制，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一轮明月却似永恒长生不老，照了古人又照今人。月亮的永恒象征精神蕴含着一种生命的延续和一种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但在张爱玲的笔下月亮似乎又不止包含着这一点，不论是早期小说的《牛》，还是后续的《第一炉香》《金锁记》等关于月亮意象的运用都有迹可循，或许是她的人生经历相关，在

其作品中“月亮正是反映了她心理潜在的对血缘亲情的否定、不信任和归于虚无的想法，作品中出现了自私、阴鸷、狠毒的母亲形象，第一次典型、明确地对母爱进行消解，母性人格中充满了金钱、自私、功利、变态。”^[4]

张爱玲在《金锁记》开篇中就通过月亮意象把读者带入一个凄清、伤感的故事中，她这样写道：“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模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白、圆；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结尾“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月亮就好像是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婆媳关系”，恒久不变的对一个男人的争夺，更加深刻的展现了小说中“七巧妒忌儿子，妒忌儿媳妇芝寿”这种悲剧的关系。但是张爱玲与前人与众不同的是，她写的月亮有很多是“如同太阳一样炽烈”，还有很多描写月亮是“蓝幽幽的”。这种现象很明显是“反常的”，在这样的月亮下面对人生，总给人一种不好的联想，对情节的暗示也成为了月亮意象的一种作用。

《金锁记》里有这样的片段当丫鬟们嚼完舌根后，睡下了，“天就快亮了。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这里联系下弦月的意象和曹七巧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被丫鬟们讨论的主人公曹七巧，恰像一弯“下弦月，往下沉，往下沉”，年轻时候嫁给瘫子失去了生活的自由，真正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生活，但她仍不失是一个泼辣、利落、敢爱敢恨的女子，只是可惜后半生的经历让其心态上越来越接近癫狂和疯痴，变成尖酸刻薄、嫉妒自己儿女的不称职母亲，在一个个月夜用黄金枷锁劈向她身边的亲人，一起堕入人生的无光地带，而那象征着微茫希望的皎洁的月，最终也只能离长安渐远。

不难发现的是，在《金锁记》中每到小说情节的关键时刻或者人物命运的重要关头月亮原型都会出现，而每次月亮的出现都会深化故事的悲剧性和悲剧的深刻性。在后续的故事发展中，那一轮月的光似乎照到了长安的身上，她生活在母亲曹七巧的阴影下并习惯了被母亲控制，长安眼里的月也是缺失的、模糊的、清冷的，这种女性命运的缺失，既来自家庭、上一辈人宿命式的悲剧，也是新旧时代交替中女性的成长脆弱和虽有“崛起意识但社会没有为她们提供合适的位置的悲剧。”^[5]

结语

自古以来，月亮这一意象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常客，文人骚客们总是望月感慨万千，然后下笔如有神造就了如今诸多诵读名句。不论是老舍的《月牙儿》还是李昂的《杀夫》，亦或是张爱玲的《金锁记》，都有着古代诗人颂月、悲月的身影，在这三本中篇小说中每到重要的故事发展情节，总会有恍恍惚惚的月亮出现在

主人公视线中，如阴魂不散的幽灵，蓝幽幽地注视着黑暗夜色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它的出现更是作者的有意而为之，因为不仅符合了当下故事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契合了故事主人公们的情感走向和命运走向，象征着他们人生的阴晴圆缺、酸甜苦辣，更是当时社会背景下女性对于自我命运的不可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代表了这些作者笔下所塑造的女性角色本身的宿命悲剧。

同样的一轮月亮，或暗或明，或圆或弯，总是跨过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见证了不同时代与不同身份地位的女性的人生之路，在面对她们被迫出嫁失去自由、迫于生计深陷生活的泥沼、不堪忍受枕边人的凌辱暴打最终杀人的种种困境时，月亮始终不言不语，始终高挂空中，似乎只有那无声的朦胧的光晕是在为这些凄惨的女性们嘶声呐喊。亘古长存的月亮从不同的角度和方位映照这些小说世界中的人物，照出女性角色内心深处的隐秘和世间的残酷，也照出人们心灵深处的软弱和惶恐，更是照彻着文明发

展过程中艰难行进的人类本相。

参考文献：

- [1] 刘然,柳文文.从原型理论看中国月亮意象[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127-128+134.
- [2] 徐蕾.李昂:写作伴我的一生[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09-11(2).
- [3] 李昂.杀夫—鹿城故事[M].陕西: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
- [4] 李俊.从原型批评视角看张爱玲小说的月亮意象[J].文学教育(上),2008(04):59-61.
- [5] 杜淑华.《月牙儿》和《金锁记》中的月亮意象分析[J].新纪实,2021(07):47-49.

作者简介:李以泓,1997.05,男,汉族,山西临汾人,西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